行己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平居法衣
州使工髹堂塗取色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
而取予者皆被罰流邊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
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爲執政及庠在洛邊
子監廨院因出借縣人員物校之道死死者實以他
疾而邊子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口
此何足以爲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出英宗朝名臣傳

胡文恭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翠居不譁與人
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施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

可回止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
術能化鉛石爲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後事
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
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
閘遺金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
以物色訪之果墜鈔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
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
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州奇繒物入門
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昆弟姨妹恣擇取
之牧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婚嫁爲人莊重雖家居
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呂諫議誨初祖端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甚常
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爲言職前後三逐皆
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
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
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
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
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環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

恬於進取其不磨勘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勵爲學夜不
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
于洛蓬蒿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強以語
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
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
無不親之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絶俗之行
張廉節公昪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故
舊遠居十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
問時事耆老而耳目聰明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鬬鬬者辟迹
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以養者兄也不
可不代之死乃趣往鬬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
陽孟陽告以故鬬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鞏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
嫁一出鞏力 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爲相上則爲人主之所
信下則爲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
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可得端明
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鼂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
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

實有焉

朱觀使壽昌生數歲父字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其志懇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得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字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縣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有白烏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由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張正議問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古用父命亦不受凡若干畝悉以還种氏

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以爲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治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示之鄉里饋遺絲毫無所受歲收偶有餘推以濟貧乏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辛擁
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殽至且示以奩具其厚京固
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爲御史嘗論呂嘉
問及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
確異趣使外十年確被貶又爲之力辨人以此賢之
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
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
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爲并
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奐
未官而死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公彥博在樞府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可奏繙
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 神
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
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子執
母喪哀毀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賙族人之貧及不
能葬者 已上出 哲宗朝名臣傳

王御史回召爲睦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
顧回獨爲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詔詔獄
人爲回懼回處之晏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
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答

范開府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賑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屬未官
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宇量閎遠喜愠不形於色資質端靖鉼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資政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乎少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存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

曾閣學孝廣爲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修謹二字銘諸座右

任提宮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遂於經術文力雖健蓋人師仰之爲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

陳觀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往往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奸惡雖所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潔師成欲見之先

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爲考功地郊恩當任子以
季穹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
廷從之

黃直閣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
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
之時議推重 已上出 徽宗朝名臣傳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帥運使王
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爲長官使下吏得陷
之不難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
薦之

譚端明世勣爲秘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貳子攸提舉
修書館中謁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
日泊如也宮祠成責幸好招延文士立能致人
通顯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致帥戚意世勣謝絕
之更六年不遷 並出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十二月初三日校

行已

仁宗在東京魚簡謂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　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　上怪公来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也中使嗟嘆而去　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　眞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欣然臣既易服市人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　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贍公赴官公曰常州遠庭闈顧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正曰爾前日以遠爲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眞宗嘗談經一日滿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士三數人止如同人便衆頂帽橫經並坐假則薦名果盡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疾嘗思鱖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收得鱖魚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等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浮翳及睛但舌舐千日勿藥目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咒其敗骨不唾于地災疾遂平　眞宗立召之曰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丁晉公亦九卿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晉在中書呂端爲參政趙普覘其

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　聖上嘉賞
未嘗喜遇　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眞合輔
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富鄭公爲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
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
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
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
送客不常降堦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
客踧踖起退忍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

公效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靖公槩爲人樂易深中惻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
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事務掩惡揚善以德
報怨出於志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
晏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
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
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
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某乎故自

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愛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

杜正獻公衍為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數爭事　上前衍不以為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純粹純禮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憂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是為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廩府庫一委轉運使彬

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賓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
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舶艫相銜
尾端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
貨
賈胄中興國中參　太宗大政性極清慎嘗知金陵
一日案行府寺觀一隙舍有鏹甚嚴公怪之因發鑰
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
不可計公亟集僚吏改其封悉籍之以表上　上
嘆曰會籍者籍庫之物尚胥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
乎賜三百萬以旌北濱

潭州一巨賈私藏蛙胎為闔吏所搜盡籍之皆南海明
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
焉貿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　上
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
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
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
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嘆服以謂賢
於李衛公遠矣蓋寬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也

屯郎中寮[illegible]晉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
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
又立太博辭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
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
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illegible]其廉節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　上未聽納因
登對[illegible]奏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
罷言職重行竄貶　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
去　公奏曰臣爲言官而言不見信於　陛下雖
聖恩隆厚臣愈不敢當官員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
家待罪不就職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
集賢院起居舍人同脩起居注同管勾國子監時執政
密使所親謂公曰
職仍依已擬除制誥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既無
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官見誘是以貪夫畜其也如
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
不敢受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隍城使桑湜獨
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
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
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乘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擠捽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侯叔獻之爲尉與管界介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孫宣公奭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
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
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
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
與張文定公吕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
閭張吕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
仕葺幽亭藝花木足迹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
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謝與
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族多過客衆延卿
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
已數公疎爽閒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窄有過
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
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蔌而進文僖喜其野
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部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
卿徐曰公等何宜而從吏之多也洙指而告曰留守
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
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
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
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
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
耶歎息累日不止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為御史有能名　真宗嘗自

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眞御史也

承議郎程顥爲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已上出皇朝名臣四料事實

十二月初三日校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行已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仗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仗出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赫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耶及曰不然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是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察佐曰李公高事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及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

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
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
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
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
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王文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太
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
談卿惡太尉曰理當固然臣在相位人政事關失經
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
太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上怒甚謂太尉曰寇
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朕何
上意遂解曰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以上
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
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 主上倚重
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
遜遜公以書呈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
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
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羣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冬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坡鄰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攉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二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父事舍人義不轉去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辟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

[illegible]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能恤舍人之孤不追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作傳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徃徃從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曹武惠王樸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

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
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　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庳
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
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
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鄰人急難至其歸

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攻書晝
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
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
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
身皆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
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
道遠而爲善唯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
飾矯飾過實則近偽
公食于家唯一麵一飯而已或羙其儉公曰衒本一揩
大爾名位爵祿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

親族之貧者常恐沒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
祿國家奉之如為一揆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
戒門生曰天下倖淮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
幕府至置司八尚又
前執奏不絕入知信之反曰杜衍如是非所漸坐否
其亟吾當亦退大抵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
立當不卑遜之顧切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
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
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
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
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綃三千匹
令掌吏錄親戚及問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已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
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
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
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
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持度不
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
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使
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
之濮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
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若小民及細對之人凡
徇私者皆指笑之司馬你一箇包家見會污者曰你一
箇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
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
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紙二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
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垂崖鎮蜀當遨
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
以為薄夫之檢甲此帖今在張垂崖之孫堯夫家予

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
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
既罷朝政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
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
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牧偏提無
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是以致洙罪
也以銀爲偏提用其五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
閱籍果然知不能脫宮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
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
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
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
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
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
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
惡之喻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
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毡鼎
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摶被詔至闕下問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
自規誨陳曰儉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
者以謂至言已上出坐朝名臣言行錄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
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霆東閤坐客有射矢誤中傷
八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 上以問
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通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
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
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屈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
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待無知之乎博
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
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
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
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
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
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
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
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市之京師時
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榮陽呂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
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問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
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辱自然無忿怒心
也下焉者自思比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
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公對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睦睚哨
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
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
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
應其所措置規摹閎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
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
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
爲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不
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
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烏用計其知何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蔡公未必盡出
蓋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
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爲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

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焉忘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正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彦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允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前疊疊不窮正直確切無所隱左右爲竦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

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勝妾食纔脫粟一肉所用服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爲守令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蚤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爲難爾人以雍言爲然

永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彼也

丞相蘇公頌平生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
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
事迹昌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爲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
器識爲先止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蜀公而未及識或
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比所謂屈身御史也卒
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議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
體無欹側有若諫直身不少動至于足亦不移性嚴
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
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
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京旨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言
苟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
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宮觀寄
居官白直曆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
持身廉謹如此
內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
其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止當如此若
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翠多取

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悔服允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
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
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
以直養氣而已已上出 皇朝名臣言行錄
寶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儀辭以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

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子曰
楊玢靖恭虞鄉之曾孫也仕前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
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
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
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
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仕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
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鉤上正中其
額翻汙鬼紱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
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釩
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足跌盡破之

坐客皆失色咸慨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果
亦不加笞責人皆服其量以爲劉寬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
非干心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已上出楊文
公談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行己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冠公南陽張覺取大名府
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覺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覺之德
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覺之文則未知
覺之行遠甚之萬萬遂薦覺爲解元公曰士君子
當以德義相先不然則未足爲士矣 出張乖崖語錄

王文正公嘗語人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成
實吾每歎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出王文正
公言行錄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

勝也德業未有皆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
偷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得
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馬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馬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志以德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鉢視軒

冕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已上出瀟湘通書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浮沉民伍少喪
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
移居母室供給飲食必萃珍異以母之所欲必親以
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志居常
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蔬者三十年祈母壽也母年
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
耆老陳贊親詔書存恤孝悌率同里四十人具狀
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
根其事實因召母出廳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
具表以聞 太宗賢

其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
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
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水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輟幸
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
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邵城幾
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願
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
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視物忻日夜號
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
下亦能縫紝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忻
子曰吾傚汝不食葷食兒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
年九十無疾而終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衆安橋東界幼失父家苦貧而至
孝於母後以鬻縐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篤移居母
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
求婢以給侍吾兒汝之辛苦瓊曰長筋力頗備盡
經其手意如有失其不之孫以是家人無敢怠
愷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皆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
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
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查道字眞之新安人也祖文徽仕僞唐至樞密使父元

方以父蔭歷殿中侍御史　太[illegible]江表元方
隨李涪納款即真爲滑州掌書記遷度量宏偉趣尚
平澹手綜經史尤長應用至於慈孝動遵禮法嘗在
滑州母疾綿憖道調藥劑躬自煎檢母思鱖魚求
莫能得因詣黃河樓祝垂釣罔而獲之重僅踰斤搗
歸官舍爲羹以進之母食而漸愈後聞者爭往或釣
或網冬無所獲人以爲天賜之也親喪之後口絕酒
肉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就舉登
進
第歷觀陶尉徐州推官祕書丞知果州應直言
極
諫
高第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雖俸
入豐厚分給宗族孤寡爲娶婚嫁者二餘家以是居
常廣之尺褐二年自右司員外郎中龍圖閣待制出
典號略郡卒於官舍年六十二有文集牋表行於世
道愛重節義遵守名教未第日遊襄漢間假貸親舊
得錢十萬途次適值故人嫁女頗窘支費道罄囊濟
之其年罷舉時人伏其高義有郭代公之比焉
許俞宣城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
風矛甚傑儻慷慨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
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逖有名於時爲尚書外郎
器俞曰[illegible]駒也江當收整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少喪母哭泣不食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
之所欲雖[illegible]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禁

敏與妻丁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盡豐厚
恐貽父憂公鄉之聞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父
年七八十謂俞曰親汝登科之後沒于地足矣大中
祥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別
業 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滌濯必躬
小 未 嘗問其故俞曰滌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
父喪毀瘠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
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
春景花發閒室靜坐未嘗出觀赴牧守之召過瑕山
別院馬上忽涕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上
流伏其孝

李化清建業人也世以力田聞于鄉里 太祖平江
南化清避于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以給晨夕化清潛
諷詩書而孝悌恭順動止循禮事母以孝常持巨竿
釣魚以供饘粥後遭父喪哀號毀瘠四肢柴立造廬
墓側栽植松栢雖亡妻子至亦不之顧暨陽多山民患
虎豹晝設虎落夜無行民化清造廬之地絶焉里民
多異之制滿還家藏號度日遂教授鄉里從者翕然
前進士司馬詹為最邑之佐觀其異行因為文以誌于
石 已上出胡宏定孝行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
不懈如管城之陳甘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

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盡猶能題品柰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話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
事持柰有甚工夫到此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留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我心猶勞豢之悅我口玩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
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時渝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
一作理然窮理亦當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
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
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柰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劉器之云富鄭公乍入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人有語道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
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
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
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
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自辱矣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孔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及其陷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憧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拊膺頓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責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已上出程氏遺書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

行己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心存者其言易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伊川曰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問正月一日因第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償住頃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頃曰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予彬叔曰先生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櫃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

[illegible]義亦故不遠而矣以是爲詰朝遂歸謂
[illegible]曰戒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illegible]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則曰後輩且取他長處
[illegible]則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
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
人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
一日曰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
利時[illegible]當更涵養不要輕說
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熟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
伊川先生甚愛衣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illegible]

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已
上出程氏外書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
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
雖不爲無傷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
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
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
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
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
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
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
安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
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
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已 已上出橫渠理窟

公晉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
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
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
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
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出范忠宣公言行錄

曹彬為樞密使河北每季支散銀鞋錢一日密吏忘誤
過期因彬檢舉連支兩季酒坊副使弭德超奉使河
朔還奏其事言軍情大歸於彬 太皇赫怒即日

罷樞密使以鎮海節度使歸本鎮彬不之辨陛辭赴
青州乃以德超爲諸衛將軍檢校司徒充樞密副使
既而小人棄君子之器不克負荷舉措垂當時出醜
言上瀆朝政下侵同列自以爲有社稷大功朝廷酬
之未當　太皇聞之大怒削籍隸登州沙門島召彬
及前事歲餘德超卒於流所　上始命錄一子官彬
乃進言乞盡錄用其四子皆授西頭供奉官德音論
彬曰乃此成鄉美名耳
杜淳明州定海人九歲舉神童不得召退歸杜門不出
以讀書自適早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奄服除資產
盡以遺其季滋一毫不取不婚娶日以經傳爲樂郡
太守聞其名往詣之避不與見學者親之惟談仁義
言終不及世務鄉閭有疑爭疑者就取決之勸人必以
孝悌爲先至和間卒于家　並出仁民談叢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
人或問何術致此英但一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
喫亦不憂事至則遷之釋然不留胷中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
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
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
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

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元祐初果大拜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
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
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二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
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
看榜不出兄於顏色間 婦公孫莘老言重之
後妾死作發願文絕嗜欲 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
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
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台夙成非
學而能之
上出孫氏談圃

迂叟白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
後鳴鏗鏘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
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
鍾鼓矣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
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
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
得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
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徙以爲如制駬馬如斡磓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又知之病
未能行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
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伯
夷之清人謂之汙不作矣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歸流涕不足爲哀弊衣糲食不
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
益久而人益信之已上出宋名臣言行錄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
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
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
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先生曰且六
經之中絕無眞字所謂誠即眞也故古者君臣師弟
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再求曰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敬子之迂也
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

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第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羣臣此心中所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至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詰諜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一定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令糊不見醜怪若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貴誼有言見利則逆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挾之矣主上有患則尚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甲乃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出元城語錄

劉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宴之弊更不延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且以其樂於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一日故白公遣某從學公所習何疑質焉公怡然告之無勸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某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又踰其道一也後問所以致力公告曰比問甚喜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隐括日之所行與所言自朝至夕手不停筆肘不擱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或自此言行一無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韓魏公言公提獎數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學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為貴並出元城譚錄

皇明仕學規範卷第十